



今日世界热点大揭秘！

红旗出版社

86223

D55
17

D133/05

今日世界热点大揭秘

愚君 齐泰 主编

(京) 新登字 108 号

今日世界热点大揭秘

编著者 愚君 齐泰

责任编辑 李凡 封面设计 李晓兰

出版 红旗出版社(北京沙滩北街2号)

发行 红旗出版行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排版 北京市平谷玉福印刷厂

印刷 北京大中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开 11.5印张 242千字

1993年8月 北京第1版 1993年 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80068-533-0/Z·169

定价 7.80元

作者名单

主 编: 愚君 齐泰

副主编: 周琦

撰稿人:

丁大杰	王坚红	王金龙	孙 媛	齐 泰
汤多坤	李 伟	李东明	李清伟	张 恒
张素峰	刘新闻	迟令军	杨晓平	周 琦
郑新法	郑 霖	岳 超	赵 磊	娜 娜
高 彬	晓 尉	常 永	斯 以	韩 维
愚 君				

目 录

1.震撼世界的苏联“八·一九”事件	(1)
2.举步维艰的独立国家联合体.....	(14)
3.扑朔迷离的俄罗斯宪政危机.....	(29)
4.始料不及的两德统一.....	(45)
5.跨世纪的日俄“北方领土”争端.....	(57)
6.弱肉强食的伊、科之争.....	(66)
7.鲜为人知的“沙漠风暴”之源：“利雅得黑洞”	(77)
8.生灵涂炭的波黑内战.....	(88)
9.愈演愈烈的纳—卡冲突	(103)
10.旷日持久的塔吉克斯坦战乱.....	(113)
11.得而复失的安哥拉国内和平.....	(124)
12.战乱不已的非洲之角索马里.....	(135)
13.曲折坎坷的柬埔寨民族和解进程.....	(145)
14.全球关注的朝鲜半岛核风波.....	(156)
15.惨不堪言的穆斯林圣地大劫难.....	(167)
16.背景复杂的印度阿约迪亚庙——寺之争	(175)
17.小说《撒旦诗篇》引起的轩然大波.....	(181)
18.斯里兰卡的民族矛盾与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	(190)

19.有家难归的四百巴勒斯坦人.....	(197)
20.丑闻迭出的“东京佐川快件公司”事件.....	(208)
21.遗患无穷的切尔诺贝利电站核泄漏.....	(219)
22.举世忧虑的德国右翼势力排外浪潮.....	(230)
23.“黑手党”的猖狂活动与意大利政府的新反击	(244)
24.东山再起的谢瓦尔德纳泽与内外交困的格鲁吉亚	(255)
25.左右逢源的克拉夫丘克与处境艰难的乌克兰	(269)
26.初出茅庐的白宫新主克林顿.....	(279)
27.超越主权的诺列加审判案.....	(290)
28.齐奥塞斯库被判死刑的前前后后.....	(302)
29.霍查遗孀受审的来龙去脉.....	(316)
30.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的政坛沉浮.....	(327)
31.“光辉道路”的恐怖阴影与古斯曼被捕入狱	(337)
32.科洛尔总统营私舞弊被弹劾.....	(349)
后 记	(359)

一、震撼世界的八·一九事件

1991年8月19日凌晨4时，一条震惊世界的电讯传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在莫斯科发布命令，宣布当时正在黑海之滨克里米亚度假的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第七款，亚纳耶夫从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职责。这个命令发出20分钟后，塔斯社又发布了由亚纳耶夫、内阁总理帕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签署的苏联领导声明，宣布从8月19日6时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同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一事件虽属多年来苏联党内国内矛盾不断激化的必然结果，不足为怪，但因事发突然，后果严重，影响深远，余波难平，世界舆论十分关注，至今尤是。

惊心动魄的3日对抗

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主持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8人组成，除他本人以外其他7人是：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总理帕夫洛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

紧急状态委员会 19 日凌晨发表的《告苏联人民书》指出，“苏联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处在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苏联目前“面临致命的危险”，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告苏联人民书》呼吁苏联所有公民意识到自己对祖国的义务，大力支持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使国家摆脱危机的努力。

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发表的《致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联合国秘书长书》则希望，苏联采取的临时性紧急措施“将得到各国人民、政府和联合国的应有理解”。

这一天清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了第一号命令，要求各级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必须无条件实施紧急状态；停止阻碍局势正常化的政党、社会团体的活动；禁止集会、游行；对新闻进行监督等。但此后莫斯科局势并无较大异动，许多市民像往常一样去街头漫步，去河边垂钓。外国旅游者在红场观光拍照没有遇到任何意外，直到上午 9 时，一批苏军武装力量才带着战斗技术装备姗姗来迟地开进莫斯科市中心。装甲车和坦克占据了国家重要机关附近的阵地、广场和交通要道。大约在中午 12 时，坦克开到了俄罗斯政府所在地白宫附近。亚纳耶夫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非常举措，目的在于挽救破裂在即的联盟，拯救遍布危机的社会，但遭到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改革势力即所谓的民主派的强烈抵制。8 月 19 日当天，身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俄政府大厦“白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抨击实施紧急状态的行动，呼吁举行总罢工。苏联《国际文传电讯》播发了叶利钦《告俄罗斯公民书》，说“8·19”事件是一次反宪法的政变，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谢瓦

尔德纳泽，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充任戈尔巴乔夫首席顾问的雅科夫列夫以及总统委员会成员巴卡京、普里马科夫等人，也纷纷表示谴责实行紧急状态行动，有些人直接跑到白宫参加“抵抗”活动。数千名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退伍军人被动员起来武装守卫白宫。数万名乃至数十万莫斯科民众涌上街头，围堵军车。“白宫”广场的坦克车完全被民众包围起来。

这天下午，紧急状态委员会在犹豫了很长时间之后，发布了第二号命令：暂时只允许《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劳动报》、《工人论坛报》、《莫斯科真理报》等9家报纸出版发行，其他中央、莫斯科市和州的报纸和社会政治刊物停止发行。下午5点，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等人在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他表示，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将采取最果断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摆脱危机”，并打算请求将于8月26日召开非常会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确认实行紧急状态的权力。耐人寻味的是，亚纳耶夫在招待会上讲道：戈尔巴乔夫“处于十分安全的状态中，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我们的朋友戈尔巴乔夫总统将会归队，我们还将在一起工作。”种种迹象表明，亚纳耶夫等人对自己的行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惊慌失措、犹柔寡断，留有后路的迹向溢于言表。

与此相反的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却毫不畏惧，大有破釜沉舟，一决雌雄之势。在这一天，他接连颁发了第59号、第61号、第62号和第63号几道命令，断然宣布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违反宪法的组织”，威胁要对执行这个委员会命令的人“追究刑事责任”。

8月20日，莫斯科的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迅速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施加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发起了更加猛烈的反击。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虽然仍在坚持，但已是强弩之末。

这一天，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撤销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于19日颁发的几项命令。紧接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宣布撤销了俄罗斯内务部副部长关于向莫斯科调遣数百名军校武装学员的命令。同日，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之命，莫斯科卫戍司令加里宁上将晚间在苏联中央电视台宣布，苏联首都莫斯科每天从晚11点到次日凌晨5点实行宵禁。但这些命令全都变成废纸，没有起到任何预期结果。尤为致命的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害怕流血冲突，没有彻底封锁白宫，也没有切断叶利钦政府的对外通讯联系，甚至没有关闭机场。

针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上述行动，叶利钦等人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对抗措施：一是在通往“白宫”的各条街道上设置了16条由混凝土、卡车和重型设备筑成的路障，在大厦五层的叶利钦办公室周围部署了300名武装人员，以防不测；二是于20日派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列·科济列夫坐飞机前往美国，寻求美国的支持，要求西方国家不要承认莫斯科这个新政权；三是作“白宫”附近苏联军队的工作。最早从图拉调进城的空降兵没有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他们倒戈拥叶，有些指挥官甚至向叶宣誓，忠于俄罗斯总统。有些坦克车还调转了炮口，瞄准克里姆林宫，反过来保卫俄联邦政府。外电评论说：“正是数万市民保卫‘白宫’，军人不愿

造成流血惨案，才挽救了叶利钦。”

本来克格勃的精锐部队、反恐怖活动的“阿尔法”小组已受命于20日晚和21日上午攻击“白宫”，逮捕俄罗斯的某些领导人，但“阿尔法”小组的20多名指挥官也拒绝执行命令，进攻时间一推再推，“白宫”未被攻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全部计划陷于破产。

8月21日，凌晨，莫斯科局势发生急速变化。由于3名青年在同军队发生的冲突中死亡，街头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有“社会爆炸”一触即发之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部一片慌乱。

这天上午，一大群莫斯科人在街头防守通往“白宫”的要冲，以防苏联军队发动强攻。俄罗斯议员则在“宫”内举行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叶利钦多次尝试给克里米亚的戈尔巴乔夫打电话，但都未打通。

实际上，这时“8·19”事件的大局已定。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开始动摇。进城的部队有的投向叶利钦，有的不听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调遣。该委员会的8名成员，有的托病不出，有的已灰心丧气，有的干脆准备向戈尔巴乔夫寻求妥协。这天下午2时，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等人飞离莫斯科，前往克里米亚。苏共中央总书记伊瓦什科在当天局势已经明朗后，提出要求会见戈尔巴乔夫，随后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一道也飞往克里米亚。俄罗斯议会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立即派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俄联邦政府总理西拉耶夫等人乘飞机追往克里米亚。

与世隔绝的总统别墅

本来按照原定计划，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将在8月19日结束休假飞往莫斯科，20日签署新的联盟条约，21日举行联邦委员会会议。但由于19日凌晨亚纳耶夫副总统宣布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戈的计划落空了，他本人在克里米亚福罗斯湾的总统别墅也被与世隔绝，在72小时内，他不知道莫斯科发生的事情。

8月18日，戈还在克里米亚休假。这天临近中午时，戈同副总统亚纳耶夫通了一次电话，把抵达莫斯科的时间告诉了副总统，副总统表示感谢并答应去机场迎接。午餐后，戈继续起草预定在联盟条约签字仪式上发表的演说稿。不久，戈又同维利奇科（副总理），沃尔斯基（科学——工业协会主席），古连科（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通了电话。下午4时30分，戈在电话里同助手沙赫纳扎罗夫讨论了即将发表的演说。到了下午5点差10分时，卫队长告诉戈，说来了一批人，要求见他。戈尔巴乔夫当时感到很意外，说他不想要见任何人，也没有邀请任何人，也没有人告诉他有这事。戈责问卫队长，“您为什么放他们进来？”卫队长回答说，因为同他们一起来的有国家安全保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否则卫队是不会放他们见总统的，这是严格而又必要的规定。

戈尔巴乔夫决定弄清是谁派他们到这里来的。当时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身边有全套通讯系统——政府线、普通线、战略通讯和卫星通讯线。他拿起一个电话听

筒，不通。然后，拿起第二个，仍然不通。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全都不通。他再拿起内线电话——也被切断了。而在20分钟之前，通讯系统还在正常运转。显然，此时戈尔巴乔夫已意识到，这个使团来者不善，非比寻常，决不是他通常与之打交道的那一类普通团组。他明白自己已被隔离。戈尔巴乔夫叫来妻子赖沙、女儿伊琳娜、女婿安纳托利，告诉他们即将发生严重事件，如果涉及到政治方针等主要事情，他将坚持自己的意志，不会向任何压力、威胁、讹诈屈服。经过磋商，戈氏全家都主张，此事应由戈尔巴乔夫一人来作决定。全家准备分担可能发生的一切。

然后，戈尔巴乔夫故作镇定地走出去，请来访者进见，但是，这些不速之客未经邀请就已经径直地进入总统的办公室——对于戈尔巴乔夫这位特别注重礼仪、十分自尊的总统和总书记来说，这真是从未有过的放肆行为。这些人包括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舍宁、不久前卸任的苏共中央书记，现任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和瓦连尼科夫大将。戈尔巴乔夫冷静了一下，随即问道：“是谁派你们来的？”回答是：“委员会。”紧接着发生了以下对话：

“什么委员会？”

“为处理国家紧急状态而建立的委员会。”

“谁成立的委员会？我没成立这个委员会，最高苏维埃也没有成立。”

这时，造访者毫不谦恭，直接了当地向戈尔巴乔夫阐明了来意。他们说，他们需要的是总统令。戈尔巴乔夫顿时被置于两难选择之中。他要么签署命令而保留原职位，要么把

职权交给副总统。他在苏联国防会议的第一副手巴克拉诺夫甚至告诉戈氏说，叶利钦已被逮捕，后又改口说，叶将在途中被捕。

“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根据是什么？”戈尔巴乔夫避实就虚，没有直接作答，而是采用了迂回反击之术。他不甘示弱地反问来客。

“国家的状况”，——来访者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说，苏联正在滑向灾难，必须采取措施，需要宣布紧急状态。“其他一切措施已不能拯救我们，我们不能再欺骗自己了……”

戈尔巴乔夫马上摆出居高临下的总统威严，他似乎重新回到了国家的最高讲坛，又一次滔滔不绝地侃谈起来。他说：“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清楚地了解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人们的处境，人们的生活和他们现在所承受的全部负担……我们需要更快地尽一切努力来改善生活水准……。”戈尔巴乔夫越说越激动，他开始恼羞成怒，开始破口骂人。他不仅痛斥这些人是冒险主义者，是罪犯，并且还半带威胁半带警告地说：“你们会毁掉你们自己……会毁掉国家，毁掉我们所做的一切，”“你们的计划将一无所获。”

这时，瓦连尼科夫提出，希望戈尔巴乔夫辞职，但戈尔巴乔夫未加思索，带有几乎粗鲁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在这之后，由克格勃的普列汉诺夫将军及其副手捷纳拉洛夫直接指挥的一支边防部队和一支边防船队把戈尔巴乔夫从海上和陆上同外界完全隔离起来。只有 32 名贴身警卫留在戈氏身边，执行保卫任务。这些长期伺奉戈氏的警卫人员对主人可谓忠心耿耿、矢志不移。他们决定与戈氏一道坚持

到底。为便于防守，警卫们把整个住地划分了责任区，包括家庭在内，所有地方都作了妥善安排，分兵把口，各尽其职。为防不测，警卫队员甚至决定，拒绝接受每天从外边送来的食物。戈氏及其一家全靠原存的供应和卫士食堂的食物生活。

8月19日下午，戈尔巴乔夫提交一份要求：立即恢复通讯联系，派一架飞机送他返回莫斯科，但没有答复。之后，戈尔巴乔夫不厌其烦，每天早晨和晚上都提出同样的要求，但是都没有得到答复。

戈尔巴乔夫决定采取其他措施与外界取得联系。8月20日亚纳耶夫等人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后，戈氏萌生了为自己录像的念头，总共录了4次。伊琳娜和安纳托利把录像带分成4部分，然后开始寻找可靠渠道没法把带子送出去。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医生也受命写出诊断意见，复制了若干份，以便让外界知道总统健康状况的真相。此后，戈又向助手契尔尼亚耶夫口授了致苏联人代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4点声明，宣布亚纳耶夫“欺骗人民”，制造“政变”，“由此产生的一切行动都是非法的，没有法律效力的”，要求“紧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考虑已发生的局势。”

在戈尔巴乔夫被隔离的日子里，除电视外，所有的信息来源都被切断。为了获得外界信息，了解国内局势，他的警卫人员在服务区找到一些旧的无线电收音机，安上天线，开始收听英国广播公司、自由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等外国广播。戈及其周围的人依靠汇集和分析西方电台提供的信息，评估局势的发展趋向。

8月21日夜幕降临时，坐落在福罗斯镇的总统别墅沉

浸在一片神秘的寂静中。厚厚的围墙内外都有民警站岗。没费周折，前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俄罗斯代表团成员、记者和医生被让进别墅，在电视厅里等候。有人站在一旁密切注视。询问好久后才得知：单独乘飞机赶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和苏共中央副书记伊瓦什科、乘坐另一架飞机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季贾科夫等人都已先期到达。他们都在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会见戈尔巴乔夫。

俄罗斯议会派去的这批人半个小时后被领到主楼。戈尔巴乔夫先同俄罗斯代表团成员会面，然后同鲁茨科伊、西拉耶夫以及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谈话。但对事变发动者的会见要求，戈氏不仅未予理睬，反而下达了将他们逮捕的命令。他同时要求接通政府电话线。通讯联系恢复之后，戈氏给叶利钦、美国总统布什等人打了电话，并向苏联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下达了要他接任国防部长职务并将部队撤回的命令，向政府通讯网负责人下达了切断事变发动者的电话的命令，向克里姆林宫指挥部下达了不许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者离开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至此，戈尔巴乔夫完全恢复了对局势的控制。

随后不久，塔斯社播发了这样的电文：“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一小时前发表声明。声明强调指出，他完全控制着局势，已恢复了与国家的联系，国内一伙人的冒险行为曾使他一度中断了这一联系。”

21日深夜，戈尔巴乔夫夫妇和女儿、外孙女以及俄罗斯代表团成员乘车抵达贝尔贝克军用机场。鲁茨科伊没让总统一家乘坐事变领导人的座机，以防支持事变的防空部队从

地面动手。戈尔巴乔夫登上了俄罗斯代表团乘坐的图-154客机。为防止发生意外，克留奇科夫被带到机上作为人质。22日凌晨，戈尔巴乔夫乘坐的客机到达莫斯科。

适得其反的事变结局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本希望通过采取非常行动，阻止国家滑向灾难，防止社会分裂，使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走上正常轨道。但事与愿违，由于事变以失败告终，不仅他们自己锒铛入狱，而且随之而来的是苏共和国家的迅速解体，经济走向崩溃。“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联手采取措施，在苏联建立了戈氏所说的另外一个社会。

（一）逮捕和惩办“8·19”事件的参与者，清洗与此事件有关的一切人员。“8·19”事件后，除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自杀身亡外，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其他7名成员及卢基扬诺夫、舍宁、博尔金、瓦连尼科夫等人被捕入狱。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大多数内阁成员在不同程度上同“阴谋家”合作或见风使舵并持观望态度，苏联内阁全体成员应当辞职。另外，对某些采取观望态度的公职人员的所作所为，也应作出评价。不久，许多机构进行了大改组，一些同情事变的人被免去职务。公然违反宪法，肆意侵犯人权，随意抄家的事时有发生，就连某些人民代表也不能幸免。

（二）全国掀起反共浪潮，苏联共产党瓦解。“8·19”事件后，叶利钦把制造这一事件的全部责任都推到苏联共产党身上，并利用自己的权力，宣布苏联武装部队里的基层党组织非法，下令中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查封苏共中央，俄